三才廣志

書籍

要語

楊子在則人亡則書

後吳祐傳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不復蠹謂之汗簡

傳咸紙賦又造紙以當策

晉中經簿盛書有青縹袠布袠絹袠

說文袠書衣也

謝康樂書帖銘懷幽卷賾載妙抱篇用舍以道卷舒不失

避齋閑覽古人寫書皆用黄紙以蘗染之所以辟蠹故曰黄卷

古今事實

文籍始生

伏羲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書序注以書契木邊言其事刻其木謂之書契疏書之於木刻其側為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

竹簡寫書

伏生口授尚書更以竹簡寫之書序

布在方策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注方版也策簡也

折竹以寫

張儀蘇秦二人同志或傭人寫書行遇聖人之文無題記則以以墨畫於掌內及股裏夜

還更折竹寫之 拾遺記

李斯請焚書

丞相臣斯昧死言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相雜燒之有敢耦語詩書棄 以古非余者於吏見之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者欲有學法令以吏為無制曰可使

漢世求書

漢惠帝除挾書之律武帝置寫書之官成帝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

子[illegible]以驢負書從師 本傳

分書復歸

魏邴原師孫崧崧曰兗豫之士未有若君者以書相分原重其意難辭之藏書于家游李八九年歸以書還崧

載書與人

魏王粲與蔡邕邕謂客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當盡與之邕有書僅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粲

冢中古文

晉荀勗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為中經列在秘省本傳

載三十年車

張華無餘財唯文史溢几篋徙居載書三車

手抄口誦

後魏李彪家世寒微高悅家富典籍彪於其家手抄口誦不暇寢食

在官寫書

北齊郎基為潁川太守嘗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潘子義謂基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彼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藏巾箱中

北齊衡陽王鈞常手自細書五經置巾箱中侍讀賀伱曰殿下家自有墳素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荅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

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爭效為

巾箱五經

寫書獲薦

北齊趙彥深初為司馬相如賤客供寫書相如善其無誤薦之神武

始刻板印

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

聞見錄

借書

要語

古今事實

借書不進

班彪與從兄嗣共遊李家有賜書桓譚欲借

嗣不進 叙傳

客作借書

康衡勤學邑大姓不識字家富多書乃與客

作不求其價主人怪而問之衡曰願得主人

書徧讀之主感歎給以書後成大儒 西京雜記

借書成誦

延篤從唐溪李度受左氏欲寫傳本無紙乃

借本誦文之辭歸李度曰卿欲寫本何故辭

歸荅曰已誦之矣 先賢傳

送書一車

晉皇甫謐自表就武帝借書帝送一車與之

借書刊繆

晉齊王攸就人借書必手刋其繆然後反之

書淫

劉孝標吾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其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

書帖不借

王內史借船帖書之尤工者盧尚書甚寶之張賓護致書求假答云只可就看未嘗借人後盧公守潞州忽有一人持此帖詣張公求售張公驚問之云盧家郎書竊出遺賣耳張歎而却之 嘉話

借書手抄

梁袁俊家貧從人假借書手自抄寫日課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

不就權勢借

後魏蔡亮家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冲當朝任事亮從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何不往就李氏彼家饒書問可得李亮曰弟妹飢寒豈可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

不憚假書

齊崔慰祖字悅宗好聚書至萬卷好事者來從假借日數十餘祖親自取與未嘗為辭

寫書竊讀

陽城字亢宗代為宦族家貧不能得書乃求為集賢寫書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房經六年無所不通

借書緝壞

陸龜蒙借人編簡壞者緝之又字繆誤者刋之笠澤聚書

發憤鏤版

毋昭裔貧時嘗借文選與交遊間其人有難色發憤曰異日若貴當版以鏤之遺孝者後仕于蜀為宰相遂踐其言刋之印行書籍創見於此事見陶岳五代史揮麈錄

攜餅借書

起晙字德進宋城人少治易時龔深甫易解新出世未多見晙聞考城一士人家有之則徒步往見獨攜餅食數枚以行旣至其門求見主人問以借書之事意頗以為難而命之

飲啖辭曰所爲來者欲見易解耳非乞食也主人嘉其意方許就傳因館之一室中啖闔户晝夜寫録飢則啖所携之餅數日而畢歸書主人長揖而還 卻掃編

投贄借書

倪若水藏書甚多子弟直日看書借書者先束脩投贄然後借之 唐餘録

鬻書

要語

古今事實

市肆閲書

後漢王充字仲任投業大斈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閲所賣書一見輙誦憶

買書輙寫

北齊祖珽字孝徵以舍人事文襄王客至請買華林徧略文襄多集書人一日一夜寫畢退其本曰不須也珽以徧略數帙質錢樗蒲文襄杖西十

假作鬻書

梁劉勰撰文心雕龍既成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若貨鬻約取讀大重之

賣書自資

陶梁字曼山少貧賣書於市以自資

鬻書無售

穆脩自伯長舉進士調汝周司理恃才忤監

郄由是掊摭其罪坐削籍又與丁謂有布衣舊相遇於漢上一揖而去謂銜之眞宗聞脩有文謂言脩行不逮文老而貧家有唐韓柳集鏤版鬻於京師有儒士數輩輒取曰脩謂曰先輩能讀得一篇當以一帙爲贈自是經年無售者

藏書

要語

柳文陸文通墓表其爲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

書序藏之書府

闕子華履十重緹巾十緹

穆天子傳羣玉山先生謂之冊府

唐藝文志軸帶帙籤異色以別之

魚豢典略　辟蠹故藏書臺稱芸臺閣稱芸

閣

西京雜記祕閣圖書皆表以牙籤覆以錦帕

崔是月令五月溼熱蠹虫生魚書籍五月以後

七月以前須三度舒而卷之法須要天晴時於

夫屋風凉處不見日曝令乾若乘熱氣卷生虫

彌速

葉正則藏書記室裝緗籍不敢觸手金匱石室

猶存其人滋外歟非内歟

古今事實

壁中藏書

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

壁中得先人所遺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

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 書序

其書五車

惠施其書五車

秦建祕府

秦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

掌圖籍祕府 百官表

收秦圖書

沛公至咸陽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

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戶口阸塞者以

何得秦圖書也

漢建祕府

漢有天祿食渠典籍之府 西都賦 孝武建藏書

之府置爲書之官及諸子皆充祕府藝文志

求四方書

河間王德以金帛招四方善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采礼樂故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通鑑

名山藏書

司馬談太史公拾遺補缺成一家言藏之名山副在京師本傳

老氏藏室

後漢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鄧康遂薦竇章入東觀為校書郎注老子為守藏吏復為柱下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柱

下言東觀經籍多也蓬萊海中神山為仙府幽經祕錄皆在焉 章傳

有書數百卷

王脩家不滿斗斛有書數百卷 魏志

藏書三十乘

晉張華雅好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書溢于机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祕書監虞摯撰定官書皆資華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祕世所未有悉在華所由是博洽無與比 本傳

一云 衛珍書考

聚書八萬

齊金樓子聚書四十年得書八萬卷河間之侔漢室頗謂過之

細書数十篋

齊沈驎手寫細書数十篋

唐世書庫

唐高祖武德初經籍亡散令狐德棻奏請求遺書加錢帛書籍亡逸令繕寫數年圖典略備太宗正觀中魏證虞世南顏師古為祕書監求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為手書繕寫藏于內庫以宮人掌之藝文志自漢以来史官列其姓氏篇策以為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始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録者五方八千四百六十九篇嗚呼可謂盛矣藝文志元宗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為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

本有正副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別之祿山之亂尺簡不藏至文宗時鄭覃進言經籍未備因詔秘閣搜訪於是四庫之書復全分藏十二庫黃巢之亂存者蓋尠同上薛稷知集庫馬懷素知經庫沈佺期知史庫武平一知子庫通曰四庫書景龍文館記

題藏書後

杜暹聚書万卷毎卷後題云請俸寫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教鬻及借人為不孝

書樓

由弘正為魏節度使沂国公樂聞前代忠孝之事於府舍起書樓聚書万餘卷視事之隙與賓佐講論古今賢行可否李鄘孫磎好李

家有書万卷世號斈書樓後周張昭遠好斈

積書万卷以樓載之號書樓 五代史補

聚書賜額

應天府民有曹誠者即同文舊居戚綸之父

名也廣舍百五十楹聚書千餘卷以延斈者

貞宗嘉之賜名曰應天府書院

聚書後必興

丁度祖顗尽其家資以置書至八千卷且曰

吾聚書多矣必有好斈者為吾子孫度後至

叅政 謚文簡

收蓄古書

歐陽公平生於物少所好收蓄古文圖書籍

三代以來金石刻一千卷以校正史傳百家

詩刪定奏議多刪改之如蜀人呂絢有一文論制師服此意甚佳呂止收此一篇崔云絢多少好文何獨收此遂去之更無人他文又曰如編得沈存中律曆一篇說渾天亦好

洪景盧隨筆中辨得數種僞書皆是但首卷載歐帖事却恐非實世間僞書如西京雜記顏師古矣辨之矣

曾子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孔子曰參也魯蓋以時止以孝顯未知晚節之該洽也

尚書序

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敎又曰研精覃思愽考經籍採摭群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

來
孔子自謂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爲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

孟子序孟子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燦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托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

抱朴子余之抄略譬猶摘翡翠之毳羽脫犀象之牙角

事實

晚年著書

孔子年六十八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只數年間却了一生著述蓋是時學問成矣涉世深矣故其述作始可爲萬世法古者著書多在晚年蓋爲此也

著十萬言

莊子著書十萬言大率寓言其洸洋自恣以適己

著五千言

老子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

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

子金增損

呂不韋著呂氏春秋於咸陽市門　千金其

上有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著新語

賈著書號曰新語每奏一篇高帝稱善

著繁露等書

董仲舒著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

篇

著白虎通

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奏之白虎閣因名白虎

通

著風俗通

應劭撰風俗通自序云風者天氣有寒暖地形有陰陽泉水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俗者含血之類象而生之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

著書言刑名

公孫洪著公孫子言刑名謂字直百金也

入室操戈

鄭玄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為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

著雋永

蒯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號雋永

同注春秋

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不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己注傳多與玄同玄就車曰吾久欲注尚未了君多言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為服氏注

墻溷著筆硯

左思博覽欲作三都賦遂構思十稔門庭墻溷皆著紙筆遇句便書記之

楊雄著書

楊雄家貧嗜酒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鉅鹿侯芭常從雄授其太玄法言劉歆亦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李者有利祿然尚不能明易入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

應。膊嚴尤聞揚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貴遠親見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今揚雄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俱存。揚子雲作法言蜀賈人賫錢十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猶圈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載

窮而著書

虞卿傳太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于世

解書辭繁

秦延君記堯典篇目兩字之說十餘萬年但說若稽古三萬言

著論衡

王充好論說始詭異終有理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墻壁各置筆硯論衡八十五篇蔡邕入吳始得之秘玩以為談取後王郎得其書時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王充作論衡北方都未有得之者蔡伯喈嘗詣之或搜求至隱處果得論衡捉取數卷將去伯喈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

作稗官小說

漢藝文志小說出於稗官注曰細米為稗王者欲知閭巷風俗細碎之言故立稗官今世謂偶語為稗

未備而終

陸平原作子書未成吾門生有在陸軍中者說陸君臨危曰窮通時也遭遇命也古人貴立言以為不朽吾所作子書未成以此為恨耳余謂仲長統作昌言未竟而亡後董襲撰次之桓譚新論未備而終班固為成之今才士何不贊成陸公子書

著潛夫論

王符耿介不得升進艴憤隱居著論三十餘篇以譏當世不欲章題其名號曰潛夫論

不好其書

魏嚴幹善春秋公羊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為太官而謂公羊為賣餅家幹曰納臨時屈無以應繇曰公羊高竟為左丘明服矣幹曰直故吏為明使君服耳公羊未肯也

作愽物志

晋張華讀三十車書作愽物志四百卷武帝以為繁只作十卷

撰華陽國志

常璩叙蜀事謂之華陽國志

著昌言

仲長統毋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嘗發憤歎

息園著論名昌言三十四篇

同注莊子

向秀義注莊子惟秋水至樂爲竟而卒郭象爲人薄行見秀義傳遂竊爲己注乃注秋水至樂又易馬蹄一篇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竊人所著

南史郗紹嘗撰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于時宜以爲惠紹不與書成在齋内厨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

編千文

梁武帝教諸王書令殷鐵實於鍾王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帝召周興嗣曰卿有才思為我韻之興嗣一日編綴進上鬢髮皆白

躬自抄録

南史王筠自序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弥篤雖遇見瞥觀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懽興惟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未常倩人假手並躬自抄録大小百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

一官為一集

王筠所撰文章以一官為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吏部左佐臨海太守各十卷 本朝楊

億為文每一官成一集所著梧蒼武夷穎陰

韓城退居汝陽蓬山辭雲冠鰲等集邵世揚

萬里詩集亦以一官為一集云

撰區宇志

隋大業初敕內史舍人竇威崔祖濬及龍川

贊治侯偉等三十餘人撰區宇圖志一部五

百餘卷新成奏之又著丹陽郡風俗乃見以

吳人為東夷度越禮義及屬辭比事全失修

撰之意帝不悅遣內史舍人柳逵宣敕責威

等云昔漢末三方鼎峙立大吳之國以人物

稱故晉武帝云江東之有吳會猶江西之有

汝穎衣冠人物千載一時及永嘉之末華夏

衣纓盡過江表此乃天下之名都自陳平之

後碩學通儒莫非尔彼至等著其風俗乃爲
東夷之人度越禮義于尔等可乎然於著述
之体又無次序各賜杖一頓即日敕遣祕書
學士十八人脩十郡志内史侍郎虞世基揔
檢於是世基先令學各序一郡風俗擬奏請
躰式李士著作郎虞作序京兆郡風郎李士
宣惠尉陸教序河南郡風俗李士宣德郎杜
寶序吴郡風俗四人先成以簡世基世基奏
聞去取聽敕及奏帝曰李士修書頗得人意
各賜帛二十段付世基擇善用之修成一千
二百卷卷頭有圖敘山川則卷首有山水圖
敘郡國則卷首有郭邑圖敘城隍則卷首有
公館圖其圖上山川城邑題字及細並用欧

陽肅書即率更令詢之長子攻於草隸為時
所重云

作元經中説

隋王通於蜀郡司户書佐大業末棄官歸以
著書講學為業作元經中説皆為儒林所稱

著玉燭寶典

隋杜臺卿常採月令觸類而廣之為書玉燭
寶典十二卷奏之臺卿患聾不堪吏職請修
國史上許之

著經典音義

太宗閲陸德明經典音義美其弘益學者歎
曰德明雖亡此書可傳

唐虞世南為秘書於省後堂集群書中事可
為文用者號北堂書鈔

作六帖

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數十各題門目作
七層架列齋中命諸生采集事類投瓶中倒
取抄錄成書故記代無次白樂天取凡書精
語可備詞賦志文采用者各以門目類粹而
總名其書為六帖既不自釋所以名後人亦
無辨者偶越唐志其時取士凡六科〻別其
所試條件每一事名一帖其多者明經試至
十帖而說文極於六帖白之書為應科第設
者以帖為名其取此矣白書不止六類而帖
之取數止於六者說文小李之試小李又試

之小者也従試云小者取其極數而名其書
者謙取其十也

自鏤板

五代和凝為文章以多為富有集百餘卷自
鏤板行於世識者非之

著鶡冠子

鶡冠子隱於崇山衣弊履穿以鶡為冠莫明
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事馬援嘗師事
之援後顯于趙鶡冠子懼其薦己及與援絶

奉詔撰著

太宗皇帝鋭意文史太平興國中李昉詔等
撰太平御覽一千卷又詔集野史小説為太
平廣記五百卷類選前代文章為文苑英華

一千卷太宗日覽三卷因事有闕則暇日追補嘗曰開卷有益朕不為勞也

著唐文粹

吴興姚鉉集唐人所為古賦樂章歌詩贊頌碑銘文論箴表傳録書序凡百有卷名文粹于在開封時長子渝遊相國寺得唐潭州刺史張登文集一策三卷權文公為序其略曰如求居寄别懷人三賦與諡相一篇意有所激鏘然玉振儻有繼昭明之為者斯不可遺也然觀文粹欲以登之文裒而録之以廣前集今病矣不訓其志姚鉉責居連州嘗寫所著文粹一百卷好事者於縣建樓貯之官屬多遣使寫録吏以為若以鹽水噀之與其速壞

後以火焚其棲

著春秋編年

柳開知潤州胡旦祕監為淮漕二人俱以文鳴於時旦造病著編年立五始先經後傳發明凡例之類竊倣聖作書甫畢邀　暇閱開拔劍叱之曰小子亂常名教之罪人也生民以來未有夫子者至吾丘明以下公穀鄒鄭數子止敢傳述而已爾何輩輒敢竊聖經之名冠於篇首今日聊贈一劍以為狂斐之戒語訖俄逐旦旦闊步攝衣急投舊艦鋒幾及之

作正蒙

橫渠作正蒙時中夜有得亦須起寫了方放

下而雖不然放不下無頓處

著佛經

釋氏只四十二章經是他古書其餘皆中國

文士潤色成之維摩經亦南北時作道家之

書只祖述老子莊列及丹經而已

著傳燈錄

傳燈錄極陋蓋真宗時一僧做上之真宗令

楊大年刪過楊大年名便是楊大年也

校書

要語

校雠略鄭樵著

秦不絕儒學論二篇

陸賈秦之巨儒也酈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孫通

秦時以文學召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三十餘人而問其故皆引春秋之義以對是則秦時未嘗不用儒生與經學也況叔孫通降漢時自有弟子百餘人齊魯之風亦未嘗替故項羽既亡之後而魯為守節禮義之國則知秦時未嘗廢儒而始皇所阬者蓋一時議論不合者耳

蕭何入咸陽收秦律令圖書則秦亦未嘗無書籍也其所焚者一時間事耳後世不明經者皆歸之秦火使學者不覩全書未免乎疑以傳疑然則易固為全書矣何嘗見後世有明全易之人哉 臣向謂秦人焚書而書存諸儒窮經而經絕蓋為此發也詩有亡篇乃六

笙詩本無辞書有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皆不因秦火自漢以來書籍至于今日百不存一二非秦人亡之也學者自亡之耳

編次必謹類例論六篇

學之不專者為書之不明也書之不明者為類例之不分也有專門之書則有專門之學有專門之學則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學學守其書書守其類人有存殁而學不息世有變故而書不亡以今之書百無一存其故何哉士卒之亡者由部五之法不明者書籍之亡者由類例之法不明也類例分則百家九流各有條理雖亡而不能亡也巫醫之學亦經存没而學不息釋老之書亦經變故而書常存

觀漢之易書甚多今不傳惟卜筮之易傳法
家之書亦多今不傳惟釋老之書傳彼異端
之學能全其書者專之謂矣

十二野者所以分天之綱即十二野不可以明
天九州者所以分地之紀即九州不可以明
地七略者所以分書之次即七略不可以明
書欲明天者在於明推步欲明地者在於明
遠邇欲明書者在於明類例噫類例不明圖
書失記有自來矣臣於是總古今有無之書
為之區別凡十二類經類第一禮類第二樂
類第三小學類第四史類第五諸子類第六
星數類第七五行類第八藝術類第九醫方
類第十書類第十一文類第十二經一類分

九家九家有八十八種書以八十八種書而總為九種書可乎禮一類分七家七家有五十四種書而總為七種書可乎樂一類為一家書十一種小學一類為一家書八種史一類分十三家十三家為書九十種朝代之書則以朝代分非朝代書則以類聚分諸子一類分十一家其八家為書八種道釋兵三家書差多為四十種星數一類分三家三家為書十五種五行一類分三十家三十家為家三十三種藝術一類為一家書十七種醫方一類為一家書二十六種類書一種為一家分上下二種文類一類分二家二十二種別集一家為十九種書餘二十一家二十一種

書而已總十二類百家四百二十二種本
分矣散四百二十二種書可以窮百家之學
歛百家之學可以明十二類之所類
易本一類也以數不可合於圖圖不可合於書
讖緯不可合於傳注故分為十六種詩本一
類也以圖不可合於音音不可合於譜名物
不可合於詁訓故分為十二種禮雖一類而
有七種以儀禮雜於周官可乎春秋雖一類
而有五家以啖趙雜於公穀可乎樂雖主於
音聲而歌曲與管絃異事小學雖主於文字
而字書與韻書背馳編年一家而有先後文
集一家而有合離日月星辰豈可與風雲氣
候同為天文之學三命元辰豈可與九宮太

一同爲五行之書以此觀之七略所以自爲苟簡四庫所部無乃荒唐

類書猶持軍也若有條理雖多而治若無條理雖寡而紛類例甚患其多也患處多之無術耳

今所紀者欲以紀百代之有無然漢晉之書最爲希闊故稍略隋唐之書於今爲近故差詳崇文四庫及民間之藏乃近代之書所當一一載也

類例既分學術自明以其先後本末具在觀圖譜者可以知圖譜之所始觀名數者可以知名數之相承讖緯之學盛於東都者韻之書傳於江左傳注起於漢魏義疏成於隋唐觀

其書可以知其學之源流或舊無其書而有其學者是為新出之學非古道也

編此必記亡書論三篇

古人編書皆記其亡闕所以仲尼定書逸篇具載王儉作七志已文條劉氏七略及二漢藝文志魏中經簿所闕之書為一志阮孝緒七錄以亦條劉氏七略及班固漢志袁山松後漢志魏中經晉四部所亡之書為一錄隋朝又記梁之亡書自唐以前書籍之富者為亡闕之書有所系故可以本所系而所求以書或亡於前而備於後不出於彼而出於此及唐人收書只記其有不記其無是致後人失其名系所以崇文四庫之書比於隋唐亡書甚

多而古書之亡尤甚焉

古人亡書有記故本所記而求之魏人求書有闕目錄一卷唐人求書有搜訪圖書目一卷所以得書之多也下詔并書目一卷惜乎行之不遠一卷之目亦無傳焉臣今所作群書會紀不惟簡別類例亦所以廣古今而無遺也

古人編書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襲故學者亦易學求者亦易求謂如隋人如歷一家最為詳明凡作歷者幾人或先或後有因有革存則俱存亡則俱亡唐人不能記亡書然猶記其當代作者之先後必使具載而後已及崇文四庫有則書無則否不惟古書難求

雖今代憲章亦不備

書有名亡實不亡論一篇

書有亡者有雖亡而不亡者有不可以不求者有不可求者文言略例雖亡而周易具載漢魏吳晉鼓吹曲雖亡而樂府具載三禮目錄雖亡可取諸三禮十三代史目錄雖亡可取諸十三代史常鼎寶文選著作人名目錄雖亡可取諸文選孫玉汝唐列聖實錄雖亡可取諸唐實錄開元禮目錄雖亡可取諸開元禮名醫別錄雖亡陶隱居已收入本草李氏本草雖亡唐愼微已收入證類春秋括甲子雖亡不過起隱公至哀公甲子耳帝嘉年號錄雖亡不過起漢後元至唐中和年號耳續

唐歷雖亡不過起續柳芳所作至唐之末年
亦循續通典續杜佑所作至宋初也毛詩蟲
魚草木圖蓋本陸機疏而為圖今雖亡有陸
機疏在則其圖可圖也爾雅圖蓋本郭璞注
而為圖今雖亡有国家注在則其圖可圖也
張頻禮粹出於崔靈恩三禮義宗有崔靈恩
三靈義宗則張頻禮粹為不亡五服志出家
開元禮有開元禮則五服志為不亡有杜預
春秋公子譜無顧啓期大夫譜可也有洪範
五行傳無春秋災異應録可也丁副春秋三
傳同異字可見於杜預釋例陸淳纂例經相
璠春秋土地名可見於杜預地名譜桑欽水
經李騰說文字源不離說文經典分毫正字

不離佩觽李舟切韻乃取說文而分聲天寶
切韻即開元文字而為韻內外轉歸字圖內
外傳鈐指歸圖切韻樞之類無不見於韻海
鏡源書評書論書品書訣之類無不見於法
書苑墨藪唐人小說多見於語林近代小說
多見於集說天文橫圖圓圖分野圖紫微圖
象度圖但一圖可該大象賦小象賦周髀星
述四七長短經劉石甘巫占但一書可備開
元古經象應驗錄之類即古今通占鑑乾象
新書可以見矣李氏本草拾遺刪繁本草條
之才藥對南海藥譜藥林藥論忌之書証類
本草收之矣肘後方見遺方獨行方一致方
及諸古方之書外臺秘要太平聖惠方中盡

收之矣紀元之書亡者甚多不過紀運圖歷代圖可見其略編年紀字之書亡者甚多不過通歷帝王歷數圖可見其略凡此之類名雖亡而實不亡者也

編次失書論五篇

書之易亡亦由校讎之人失職故也蓋編次之時失其名帙名帙既失書安得不亡也按唐志於天文類有星書無日月風雲氣候之書豈可唐朝而無風雲氣候之書乎編次之時失之矣按崇文目有風雲氣候書無日月之書豈可宋朝而無日月之書乎編次之時失之矣四庫書目並無此等書而以星禽洞微之書列於天文且星禽洞微五行之書也何

與於天文

射覆一家於漢有之世有其書唐志崇文目並無何也

軌革一家其來舊矣世有其書唐志崇文目並無

四庫始收入五行類

醫方類自有炮灸一家書而隋唐二志並無何也人倫之書極多唐志只有袁天綱七卷而已婚書極多唐志只有一部崇文只有一卷而已四庫全不收

見名不見書論二篇

編書之家多是苟且有見名不見書者有看前不看後者尉繚子兵書也班固以為諸子類

賓於雜家此之謂見名不見書隋唐因之至崇文目始入兵書類顏師古作刊謬正俗乃雜記經史惟第一篇說論語而崇文自以為論語類此之謂看前不看後應知崇文所釋不看全書多只看帙前數行率意以釋之耳

按刊謬正俗當入經解類

按漢朝駁議諸王奏事魏臣奏事魏臺詔議南臺奏事之類隋人編入刑法者以隋人見其書也若不見其書即其名以求之安得有刑法意乎按唐志見其名為奏事直以為故事也編入故事類況古之所謂故事者即漢之章程也異乎近人所謂故事者矣是之謂見名不見書按周易參同契三卷周易五相類

一卷炉火之書也唐志以其取名於周易則以為卜筮之書也故入周易卜筮類此亦謂見名不見書

校書之多論一篇

臣嘗見鄉人方氏望壺樓書籍頗多問其家乃云先人守無為軍入就一道士傳之尚不能書其書也如唐人文集無不備又嘗見浮屠慧邃校古人簡牘宋朝自開國至崇觀間凡是名臣及高僧筆迹無不備以一道士能備一唐朝之文集以一僧能備一宋朝之筆迹況於堂堂之天府而不能盡天下之圖書乎患不求耳然觀國家向日文物全盛之時循有遺書民間所有秘府所無者甚多是求之

道未至耳篇

闕書備於後世論一篇

古之書籍有不足於前朝而足於後世者觀唐志所得舊書盡梁書卷帙而多於隋蓋梁書至隋所失已多而卷帙不全者又多唐人按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搜訪圖書所以卷帙多於隋而復有多於梁者如陶潛集梁有五卷隋有九卷唐乃有二十卷諸書如此者甚多孰謂前代亡書不可備於後代乎

亡書出於後世論一篇

古之書籍有不出於當時而出於後代者按蕭何律令張蒼章程漢之大典也劉氏七略班固漢志全不收按晉之故事即漢章程也有

漢朝駁議三十卷漢名臣奏議三十卷並爲章程之書至隋唐猶存柰何闕於漢乎刑統之書本於蕭何律令歷代增脩不失故典豈可闕於當時乎又況兵家一類任宏所編有韓信軍法三篇廣武一篇豈有韓信軍法猶在而蕭何律令張蒼章程則無之此劉氏班氏之過也孔安國舜典不出於漢而出於晉連山之易不出於隋而出於唐應知書籍之亡者皆校讐之官失職矣

亡者出於民間論一篇

古之書籍有上代所無而出於今民間者古文尚書音唐世與宋朝並無今出於漳州之吳氏陸機正訓隋唐二志並無今出於荊州之

田氏三墳自是一種古書至[illegible]出於
野堂村校按漳州吳氏書目算術一[illegible]數
件古書皆三館四庫所無者臣已收入求書
類矣又師春二卷甘氏星經二卷漢官典義
十卷京房易鈔一卷今世之所傳者皆出吳
氏應知古書散落人間者可勝計哉求之之
道未至耳

求書遺使校書久任論一篇

求書之官不可不遣校書之任不可不專漢除
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久矣至成帝時遣謁
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遂有七略之藏隋開
皇間奇章公請分遣使人搜訪異本後嘉則
殿藏書三十七萬卷祿山之變尺簡無存乃

命苗發等使江淮括訪至文宗朝遂有十二
庫之書唐之季年猶遣監察御史諸道搜求
遺書知古人求書欲廣必遣官為然後山林
藪澤可以無遺司馬遷世為史官劉向父子
校讎天祿虞世南顏師古相繼為秘書監令
狐德棻三朝當修史之任孔穎達一生不離
學校之官若欲圖書之備文物之興則校讎
之官豈可不久其任哉

求書之道有八論九篇

求書之道有八一曰即類以求二曰旁類以求
三曰因地以求四曰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
六曰求之私七曰因人以求八曰因代以求
當不一於所求也

凡星歷之書求之靈臺郎樂律之書求之太常樂工靈臺所無然後訪民間之知星歷者太常所無然後訪民間之知音律者眼目之方多眼科家或有之疽瘍之方多外醫家或有之紫堂之書多亡世有傳紫堂之李者九曜之書多亡世有傳九星之李者列仙傳之類道藏可求此之謂即類以求

凡性命道德之書可以求之道家小李文字之所進褚方回清慎帖蒙賜百疋而此則沈家舊物也鄉人陳氏嘗爲湖北監司其家或有田氏之書臣嘗見其有荊州田氏目錄若迹其官守知所由來容或有爲此謂因人以求

胡旦作演聖通論余靖作三史刊誤此等書卷

帙雖多然流行於一時實近代之所作書之
難求者爲其文遠而不可迹也若出近代人
之手何不可求之有此謂因代以求
編以之訛論十五篇
隋志所類無不當理然亦有錯收者謚法三部
已見經解類矣而汝南君謚議又見儀注何
也後人更不考其錯悞而復因之按唐志經
解類已有謚法復於儀注類出魏晉謚議蓋
本隋志
一類之書當集在於一處不可以所間也按唐志
謚法在於經解一類而分爲兩處置四庫書
目以入禮類亦分爲兩也
唐志以儀注類中有玉璽國寶之書矣而於傳

記類中復出此二書四庫書目[illegible][illegible]命書類
而三命五星之書復入五行卜筮類
遁甲一種書耳四庫目分而為四類兵書見之
五行卜筮又見之壬課又見之命書又見之
既立壬課類則遁甲書當隸壬課類中
月令乃禮家之一類以其書之多故為專類不
知四庫書目何如見於禮類又見於兵家又
見於農家又見於月鑑按此宜在歲時類
太玄經以諱故崇文改為太貞今四庫書月分
太玄太貞為兩家書
貨泉之書農家類也唐志以顧烜錢譜列於農
至於封演錢譜又列於小說家此何義哉亦
恐是誤耳崇文四庫因之並以貨泉為小說

家書正猶班固以太玄為揚雄所作而列於儒家後人因之遂以太玄一家之書為儒家類是故君子重始作若始作之訛則後人不復能反正也

有歷李有筭李隋志以歷數為主而附以筭法雖不別條自成兩類後人始分歷數為兩家不知唐志如何以歷與筭二種之書相濫為一雖曰歷筭同歸乎數各自名家

李延壽南北史唐志類於集史是崇文類於雜史非吳紀九卷唐志類於編年是隋志類於正史非海宇乱離志唐志類於雜史是隋志類於編年非

唐藝文志與崇文總目既以外丹煅法為道家

書矣柰何藝文又於醫術中見太清神丹經
諸丹藥數條崇文又於醫書中見伏火丹砂
通玄秘訣數條大抵炉火與服餌兩種向来
道家與醫家雜出不獨藝文與崇文雖隋志
亦如此臣今分為兩類列於道家庶無雜揉

歲時自一家書如歲時廣記百十二卷崇文總
目不列於歲時而列於類書何也類書者謂
總衆類不可分也若可分之書當別入類且
如天文有類書自當列天文類職官有類書自
當列職官類豈可以為類書而總入類書
類乎

諫疏時政論與君臣之事隋唐志並入雜家臣
今析出按此當入儒家大抵隋唐志於儒雜二

家不分

古今編書所不能分者五一曰傳記二曰雜家三曰小說四曰雜史五曰故事凡此五類之書足相紊亂又如文史與詩話亦能相濫

凡編書每一類成必計卷帙于其後如何唐志於集史計卷而正史不記卷實錄與詔令計卷而起居注不計卷凡書計卷帙皆有空別唐志無空別多為抄寫所移

隋志最可信緣分類不攷故亦有重複者嘉瑞記祥瑞記二書既出雜傳又出五行諸葛武侯集誡衆賢誡曹大家女誡正順志娣姒訓女誡女訓凡數種書既出儒類又出總集衆僧傳高僧傳梁皇大捨記法藏目錄玄門寶

海等書既出雜傳又出雜家始嗤一種實由分類不明是致差互若通陶弘景天儀說要天文類中兩出趙政甲寅元歷序歷數中兩出黃帝飛鳥歷與海中仙人占災祥書五行類中兩出庾季才地形志地里類中兩出凡此五書是不校勘之過也以隋志尚且如此後來編書出於衆手不經校勘者可勝道哉

崇文明於兩類論一篇

崇文總目衆手為之其間有兩類極有條理古人不及後來無以復加也道書一類有九節九節相屬而無雜揉又雜史一類雖不標別然分上下二卷即為二家不勝冗濫及覩崇文九節正所謂大熱而濯以清風也雜史一

類隋唐二志皆不成條理今觀崇文之作實
於二志遠矣此二類往往是一手所編惜乎
當時不忍以其書屬之也

泛釋無義論一篇

古之編書但標類而已未嘗注解其著注者人
之姓名耳蓋經入經類何必更言經史入史
類何必更言史但隨其凡目則其書自顯惟
隋志於疑晦者則釋之無疑晦者則以類舉
今崇文總目出新意每書之下必著說焉據
標類自見何用更為之說且為之說也已自
繁矣何用一一說焉至於無說者或後書與
前書不殊者則強為之說使人意怠且太平
廣記者乃太平御覽別出廣記一書專記異

事柰何崇文之目所說不及此書僅以課傳採群書以類分門凡是類書皆可傳採群書以類分門不知御覽之與廣記又何異崇文所釋大槩如此舉此一條可見其他

書有不應釋論三篇

實録自出於當代按崇文總目有唐實録十八部既謂唐實録得非出於唐人之手何須一一釋云唐人撰

凡編書皆欲成類取簡而易曉如文集之作甚多唐人所作自是一類宋朝人所作自是一類但記姓名可也何須一一言唐人撰一一言宋朝人撰然崇文之作所以爲衍文者不知其爲幾何此非不達理也著書之時元不

經心五

有應釋者有不應釋者崇文總目必欲一一為之釋問有見名知義者亦釋為之釋如鄭景岫作南中四時攝生論其名自可見何用釋哉如陳昌胤作百中傷寒論其名亦可見何必曰百中者取其必愈乎

書有應釋論一篇

隋志以他類只注人姓名不注義說可以覩類而知義也如史家一類正史編年各隨朝代易明不言自顯至於雜史容有錯雜其間故為之注釋其易知者則否惟霸史一類紛紛如也故一一具注蓋有應釋者有不應釋者不可執一槩之論按唐志有應釋者而一槩

不釋謂之簡崇文有不應釋者而一槩釋之

謂之繁今當觀其可不可

不類書而類人論三篇

古之編書以人類書何嘗以書類人哉人則於書之下注姓名耳唐志一例削注一例大書遂以書類人且如別集類自是一類總集自是一類奏集自是一類令狐楚集百三十卷當入別集類表奏十卷當入奏集類如何取類於令狐楚而別集與奏集不分皮日休文數十卷當入總集類文集十八卷當入別集類如何取類於皮日休而總集與別集無別詩自一類賦自一類陸龜蒙有詩十卷賦六卷如何不分詩賦而取類於陸龜蒙

按隋志於書則以所作之人或所解之人注其姓名於書之下文集則大集其名於上曰某人文集不著注焉唐志於隋志係人於文集之上遂以他書一槩如是且春秋一類之李當附春秋以顯如曰劉向有何義易一類之李當附易以顯如曰王弼有何儀

唐志以人實於書之上而不著注大有相妨如管辰作管輅傳三卷唐省文例去作字則當曰管辰管輅傳是二人共傳也如李邕作狄仁傑傳三卷當去作字則當曰李邕狄仁傑傳是二人共傳也又如李翰作張巡姚誾傳三卷當去作字則當曰李翰張巡姚誾傳是三人共傳也若文集置人於上則無相妨曰

其人文集可也即無其人作其人文集之理

所志於文集置人於上可以去作字可以不著注而於義無妨也又如盧槃佐作孝子傳三卷又作高士傳二卷高士與孝子自殊如何因所作之人而合為一似此類極多哉炙轂子雜錄注解五卷乃王叡撰若從唐志之例則當曰王叡炙轂子雜錄注解五卷是王叡復為注解之人矣若用隋志例以其人之姓名著注於其下無有不安之理

編書不明分類論三篇

七略惟兵家一略任宏所校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為四種書又有圖四十三卷與書參焉觀其類例亦可知兵況見其書乎其次則尹

咸校類術李柱国校方技亦有條理惟劉向父子所校經傳諸子詩賦冗雜不明盡抹語言不存圖譜緣劉氏章句之儒胸中元無倫類班固不知其失是致後世亡者多而存者不知源別凡編書惟細分難非用心精微則不能也兵家一略極明若他略皆始此何憂乎斯文之喪也

史家本於孟堅孟堅初無獨斷之學惟依緣他人以成門户紀志傳則追司馬之蹤律歷藝文則攟劉氏之迹惟地里志於古今人物表是其胸臆地里一學後代少有名家者由班固脩書之無功耳古今人物表又不足言也

古者脩書出於一人之手成於一家之學班馬

之徒是也至唐人始用衆手晉隋二書是矣
然亦皆隨其各術所長者而授之未嘗奪人
之所能而彊人之所不及如李淳風于志寧
之徒則授之以志如顏師古孔穎達之徒則
授之紀傳以顏孔博通古今于李明天文地
里圖籍之各所以晉隋二志高於古今而隋
志尤詳明也

編次有叙論二篇

書可以求之釋氏如素簑子玄貞子尹子鬻
子之類道家皆有如倉頡篇龍龕手鑑郭迻
音訣圖字母之類釋氏皆有周易之書多藏
於卜筮家洪範之書多藏於五行家且如邢
璹周易略例正義今道藏有之京房周易飛

伏例卜筮家有之此之謂旁類以求
孟少主實錄蜀中必有王審知傳閩中必有零
陵先賢傳零陵必有桂陽先賢贊桂陽必有
京口記者潤州記也東陽記者婺州記也茅
山記必見於茅山觀神光聖迹必見於神光
寺如此之類可因地以求
錢氏慶系圖可求於忠懿王之家章氏家譜可
求於申公之後黃君俞尚書閔言雖亡君俞
之家在興化王棐春秋講義雖亡棐之家在
臨漳徐寅文賦今莆田有之以其家在莆田
潘佑文集今長樂有之以其後居長樂如此
之類可因家以求
禮儀之書祠祀之書斷獄之書官制之書版圖

之書今官府有不經兵火處其書必有存者
此謂求之公書不存於秘府而出於民間者
甚多如漳州吳氏其家甚微其官甚卑然一
生文字間至老不休故所得之書多蓬山所
無者兼藏書之家例有兩目錄所以示人者
未嘗載異書若非與人盡誠盡禮彼肯出其
所秘乎此謂求之私
鄉人李氏曾守和州其家或有沈氏之書前年
隋志每於一書而有數種本者雖不標別然亦
有次第如春秋三傳雖不分為三家而有先
後之列左氏次公羊次穀梁次国語可以次
求類唐志不然三傳国語可以渾而雜出四
家之本猶方圓冰炭也不知国語之文可以

同於公穀公穀之義可以同於左氏者乎

隋志於禮類有喪服一種雖不別出而於儀禮之後自成一類以喪服者儀禮之一篇也後之議禮者因而講究遂成一家之書尤多於三禮故為之別異可以見先後之次可以見因革之宜而無所紊濫今唐志與禮雜出可乎

編次不明論七篇

班固藝文志出於七略者也七略雖疎而不濫若班氏步步趨趨不離於七略未見其失也間有七略所無而班氏雜出者則躓矣楊雄所作之書劉氏蓋未收而班氏始出若之何以太玄法言樂箴三書合為一總謂之楊雄

所序三十八篋入於儒家按儒書舊有五十
二種固新出一種則揚雄之三書也且太玄
易類也法名諸子也樂箴雜家也奈何合而
為一家是知班固胸中元無倫類

舊類有道家有道書道家則老莊是也有法家
有刑法法家則申韓是也以道家為先法家
次之至於刑法道書則出條例刑法則律令
也道書則法術也豈可以法術與老莊同條
律令與申韓共貫乎不得不

道家之書釋氏三類為一類命以道家可乎
凡條例之書古人草昧後世詳明者有之未
有棄古人之詳明從後之紊濫也其意謂釋
氏之書難為在明堂兵農之上故以合於道

家殊不知凡目之書只要明曉不如此論高卑況釋道二家之書自是矛盾豈可同一家乎

漢志於醫術類有經方有醫經於道術類有房中有神仙亦自微有分別柰何後之人更不本此同為醫方同為道家者乎足見後人之苟且也

唐志別出明堂經脈一條而崇文總目合為醫書攙明堂一類亦有數家以為一條已自踈矣況合於醫書而其類又不相附可乎

漢志以司馬法為禮經以太公兵法為道家此何義也疑此二條非任氏劉氏所收蓋出班固之意亦如以太玄集箴為儒家類也

漢志以世本戰國策奏大臣奏[illegible]記為春
秋類此何義也
唐志以選舉志入職官類是崇文總目以選舉
志入傳記非
遯齋閒覽古人寫書有誤字以雌黃滅之
史館進唐書奏分温媼之疑仍愳魯魚之謬久
披緗帙粗定鈆黃
事實
字畫之訛
張鷟云亥之與豕涇渭莫分魯之與魚淄澠
莫辨注有人讀史云三豕渡河子夏曰已亥
渡河校之果然又簡帙磨滅以陶為陰以魚
為魯夏五注傳疑也郭公注無傳蓋經闕誤

也

校書天祿

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着黃衣植藜杖校端出火用以照向問姓名荅曰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姓有博學者下而觀焉

韓文訛字

退之送陳彤秀才序多一不字舊嘗疑之則看過了後見謝子暢家本乃後山傳歐陽本圈了此不字

朋字未正

唐劉晏以神童爲秘書省正自方十歲上召入樓中簾下貴妃置于膝上爲畫粉黛與之

巾櫛上問晏曰汝爲正字正得幾字對曰除字皆正惟朋字未正

校書如掃塵

宋宣獻博學喜藏異書皆手自仇校常謂校書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每三四校猶有脫誤